

◇ 亦文亦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，诗人，作家，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，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◇ 平水忌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，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，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，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

风 掀

风的收集者。

无论是把风装起来，还是把风掀起来看看，都是说的乡村的风箱，又叫风掀，一种助火工具。因要生火做饭，家家户户都有，我家累计使用过四五只，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还用。

乡村无形的风因为一只只风箱才改变了形状。

日常用的是一种小风箱。为了使用轻便，风掀大都用桐木板制作，为了防潮上面要刷多遍桐油。姥姥和我们在一起时，一日三餐用它烧火做饭。为了不影响全家吃早饭，天不亮，母亲或姥姥就起床，便听到拉起来的风箱“呼嗒，呼嗒”声，灶火苗映着脸庞，一一爬满皱纹深处。

风箱有两个口，一进一出。如果风箱坏了，修理风箱叫“操风掀”，须用鸡毛来操，以鸡肚下部分的最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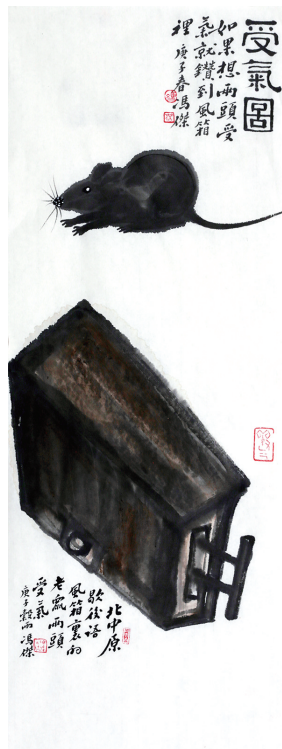
修风箱是一种技术活，修理不好的风箱没有风，弱不禁风不行，漏风也不行。拉

起来太沉也不好，以轻巧最好。姥爷修理风箱时我负责收集鸡毛。平时每杀一只鸡，鸡毛都装进旧鞋子里，预备“操风掀”时用。

还有一种大风箱，这种风箱只有村东铁匠铺大炉上专用，炉火旺，费煤，一般人家烧不起。我看过《天工开物》里的风箱图案，那里的形状和现在风箱的形状一样，只是内容不同，我家的风箱里面用的是新中国的鸡毛不是明代的鸡毛。

有次做饭，风掀口被我火烧着了，成一个破洞，姥姥心疼惋惜几天。后来家里使用了煤灶，风箱便闲置不用，高挂起来，不再“空穴来风”了。“没有装风的空箱子”这话几乎接近禅宗。

一天，我听到墙壁上那只闲置的风箱无风而响，吓我一跳。几天来，里面常常自动发出声音。我壮着胆子把风箱打开，滚出一窝粉红的小老鼠。真应了我姥姥说的那句歇后语：风箱里的老鼠——两头受气。



且待小僧伸伸脚

夜来闲翻《快园道古》和《夜航船》，读到两则与僧人相关小故事，一个人在屋里几乎笑翻了，隔一阵想想再继续再笑，夜气里都有窃喜。若身边有人，我定会置备一两样小菜，烫一盅小酒，嚼着秋菰冬笋就着这故事浮一大白。酒得是贵乡的老黄酒，取最鲜嫩的菰心笋簪，这个人也得清雅，否则便对不起陶庵的好文字。

原文附上：邱琼山过一寺，见四壁俱画西厢，曰：空门安得有此？僧曰：老僧从此悟禅。问：从何处悟？僧曰：老僧悟处在“临去秋波那一转”。

——“阿弥陀佛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……”读毕，我竟连声诵出一串。哈哈，不风流处也风流啊！这僧人日日守着四壁西厢，只怕是一样撩拨得心猿意马，一旦见了崔莺莺黄莺莺杨莺莺，也魂灵儿飞上半天，叫一声“我死也！”

此其一。再又：昔有一僧人，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。士子高谈阔论，僧畏惧，拳足而寝。僧人听其语有破绽，乃曰：“请问相公，澹台灭明是一个人，两个人？”士子曰：

“是两个人。”僧曰：“这等，尧舜是一个人，两个人？”士子曰：“自然是一个人。”僧乃笑曰：“这等说起来，且待小僧伸伸脚。”

小僧倒是高人，比老僧高，有见识，知敬畏，懂进退，不卑不亢。士子高谈他拳足而寝，士子语有破绽他设疑试探，士子是蠢货，他自然伸脚了。关于澹台灭明、尧舜这类笑话，我近来正好也遇见两桩。

青岛出差逛康有为先生故居时，一妇人指着墙上先生肖像画，向旁边人高声指点：“看，这就是康有为，是个日本人画的，你看不是写了‘端木蕲良题’吗？”幸而端木先生早已到了地底下，否则知道自己竟入了“日本国籍”，岂不拍案而起？

又有某次与某军分区前司令共进午餐，大约见在座多文人，他身边一人侃侃而谈：“学画从现在开始也不晚，唐伯虎不就是老了以后学，八十多岁才成名。”他全不知道唐寅本是少年得志，在人间不过活了五十来岁。我不是小僧，亦懒得伸脚，也就当作茶余饭后谈资一笑罢了。更不得如陶庵，能写就清越字，更兼谦和

性情，道一句“勿使僧人伸脚”。

陶庵是妙人，年少时，中年后，乃至如今都得算天底下第一等。若确乎有人伸脚，必不是那小僧，是所谓正人君子之流，或前文里老僧之属。

抑或老僧也是性情之人，心上念着俗世之爱便张挂满壁西厢，不比所谓君子一脸的道貌岸然。我只不满意老僧好色便好色，偏说“从此悟禅”，显见的口不对心，慧黠至了油滑。我这般武断，怕会被诘责以小女子之心度高僧之腹。不是还有高僧背女子过河，过了便放下吗？那确是高僧，目遇色而不见色，“放下”其实在背之前。而日日对西厢的老僧，怕是从来不曾放下，如何悟禅？

我想说的是，不敢作士子高谈状，亦不愿如老僧狡黠虚伪，更做不来伸脚小僧。“但勿使僧人伸脚则可已矣”，此心倒与陶庵等同。

不如读书。月黑风高或雪夜皎然或正午晴窗，嚼鲜味酌甘醴，读值得读的书，《快园道古》《夜航船》都值得。自然，再有一如陶庵般的有趣好玩的男子就圆满了。君不见当今许多文艺女青年女中年都哭着喊着想回到明清，只嫁张岱。

海棠寂静

海棠，要衬上月色来看，便更得了一种永恒之美。

有一年春天，跟两位友人在老家无为的城南公园里散步。彼时是月夜，月色疏淡朦胧，仿佛蓬蓬敷着了一圈羽绒。我们在月下并肩走着，一路细细碎碎地聊，聊婚姻情感，聊读书写作，聊沉甸甸的生活。我们走到一片草坡上歇脚，一抬头，满树的白花，悬浮在月色与我们头顶之间，贞静无语。

我们不由感叹，这月夜的海棠之美。这样的美，我们似乎从来不曾领略过。看着这样的海棠，真让人恍惚。恍惚以为它们从远古开到今夜，其间一刻不曾凋零。恍惚以为它们开得无始无终，无生无死。它们开成不会褪色的照片，不会变老的少女。它们开成最纯洁的诺言，最沉默的践诺。

是啊，这月夜的海棠，美得让人以为时间会绕道不经过这些花枝。我们三个女人，坐在月色下，坐在海棠花的花影里，一时不知要说什么话。我们被美给惊讶得僵着了。

我们静默相对，陪着海棠花，陪着海棠花沐浴着毛茸茸的月光。我们的发上、肩上、面颊上也像起了毛，是月色，是海棠花吐纳过气息的夜气，在我们身上起了毛。那一刻，我们，也像拥有了永恒之美。我们暂栖在花月搭建的岛上，时间绕道，我们停止衰老。

好一会，我们仿佛醒过来，纷纷拿手机来拍这月夜里的海棠。聚焦三两朵，聚焦累累的一二簇，闪光灯亮起的那一刻，我忽然心生愧疚，觉得这手机强光像一把利剑，打扰了它们，冒犯了它们，割伤了它们。它们开在古代，开在未来，开在触摸不到的宇宙，是我用一束光，将它们拉到现在，拉到面前。月色空蒙，海棠空蒙，花月交融成梦幻之境，而我，是这样莽撞的闯入者啊。

多年前，读苏轼的句子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”，一时惊艳。海棠花睡，又是红妆，这是怎样的绮罗香艳！

可是，如今看过这月色里的海棠，再品味苏轼的“花睡”，竟不觉那是香艳了。分明是，夜里的海棠有寂静之气。

它们静静地敛住若有若无的香，敛住或浓或淡的色，敛住风和月光。它们静静地开，时钟停止走动。它们寂静。静得像要随时睡去，不再理睬这个世界。它们静得呀，仿佛此时的盛开，依然是微凉的回忆。

我看过无数回白日里的海棠，西府海棠，垂丝海棠，贴梗海棠……桃红、粉红、橘红、猩红、月牙白……它们在艳阳下，在和风细雨里，开得前呼后拥光芒万丈，开得起气喘吁吁热气腾腾，开到肝胆俱裂残垣断壁，直到开没了自己。

它们开给世界看。开得太累了罢。真让人心疼。想想，还真是喜极了这月夜海棠，喜极了这海棠寂静。如果世间有神仙，神仙一定像彼时的我和朋友，坐在月光里，坐在花影下。神仙一定像月色里的海棠，有广大无边的寂静。

单位旁边有座合肥古老的逍遥津公园，公园里也植有各色海棠。如今，每年春上，我会故意下班迟迟，等夜色上来，然后穿过公园回家。就为了顺路看一看，那些夜色里的海棠。我经过那些海棠时，心里默念：哦，你开你的花，我走我的路。

借一树月夜海棠，我便抵达了一夕的寂静。寂静，有永恒之美。